

慈善十年聚爱路

□ 沈翠英

时光飞逝,匆匆十年:上海聚爱实业有限公司全体员工,面对即将到来

的一个难忘时光,禁不住心潮澎湃,有太多心语想表达,却一时语塞。走在一起是缘分,一起同行很幸福。常言真好:做一件好事不难,做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好事、从不间断地做,就不是难问题了,而是怎样坚持,真正由表及里,让慈善春风化雨,潜入内心以及骨髓,润物无声地吸引更多慈善人融入蓝天下的至爱团队,为社会文明进步奉献我们的点点滴滴。

走在一片祥云慈善路上,无怨无悔,砥砺至今,聚爱走过了不太寻常的十年。再过几天,一个以蓝天至爱——聚爱成塔,见证我们岁月印痕为主题的纪念活动,将在被中宣部誉为中国首善之地的徐家汇地区进行。此时此刻,作为团队负责人,我难掩心绪,无法阻挡如烟般的往事纷至沓来:感谢社会各界,在我们团队最需要前行动力的当口,给我们巨大支撑和力量。独木难成林,十年来的慈善历程,如铁划银钩,入木三分地镌刻在我们所有成员心上:十年树人、百年树木。如今,屹立在都江堰柳街的尚慈翠英小学,宛若铁打的营盘,哺育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,让他们幼小心灵里注入了更多大爱,懂得学好文化、报效社会的道理。都江堰柳街地区,是远近闻名的诗歌之乡,当地几乎老少都擅长吟诗讴歌,残酷的地震没有把民众压垮,挺拔的名贵树种楠木,仿佛告诉人们,只要生活还在继续,教育就是刻不容缓的百年大计。建筑设计时,绕开了楠木走廊,两排校舍中间架起一座天桥,构成尚慈翠英小学的独特景观。援建的新校舍,紧挨着这片不屈不倒的楠木走廊,在无数双关注和感动的目光中傲然矗立于都江堰柳街上。为尽快提升教学质量和综合素养,自己牵线搭桥,在上级支持下,促成了尚慈小学与徐汇区汇师小学的结对交流,让一批批的当地师资,来上海交流学习,所有费用概免,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,上海世博会期

向《徐汇报》所有读者问好!
感谢支持!
送天下的至爱:永远慈善
沈翠英
2018.12.1

间,这些教师恭逢其盛,不但领略大都市的旖旎风光,更是奇遇百年一景的世界万象,当然是欣喜异常,回去后在教学岗位上高涨热情可以想像,现在,尚慈翠英小学的教学在当地,已位居全市同类学校第7名、乡村教育第1名。2011年左右,地处漕河泾的农展会展销期间,聚爱公司的摊位上,出现了罕见奇景,短短2天销售中,摊位前的“上海奶奶”字样,让无数被感动的上海民众纷至沓来,人们争先恐后地向我小伙伴们涌来,仿佛购猕猴桃不用钱似的,一把把的钱扔向我们,活动中,一对中年夫妻使出浑身劲头,拉着一个才7-8岁的小男孩,从人群中挤进来,就为了与我合个照。边上许多人非常善解人意,腾出有限空间,让小男孩遂了心愿。这一幕深深印刻于伙伴们心上。活动结束后盘点,我们销售了129800元的猕猴桃,营业额内竟然无一张假钞,而匆忙中,我们是无法使用验钞机的。我们以浓浓的侧隐赤子心,连续捐款,每年至少12万,累计已逾96万,这种输血式的慈善捐助,有时还被社会某些人误解。迄今,公司因为长期持续地经销猕猴桃,允诺每个猕猴桃凡卖出一个捐赠0.5元,一诺千金;历年来赠送各界的累计超过4000箱。既然是聚爱,那就应该名实两当,成为公司不懈的追求目标。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,公司建立伊始,那种输血式的慈善模式,也遇到了瓶颈口的阻碍,精准扶贫到了极为重要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吕登洪

的关口,有人调侃:不能让爱心救灾的好心人,自己成为“灾民”,这个善意提醒,某种程度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忠告。慈善二字好辛苦,但我们依然不改初衷,无怨无悔地帮助真心值得和需要帮助的困苦人士,雪中送炭,而不去锦上添花。让自己的慈善,添一点必要的锋芒。

在聚爱团队十周年之际,万语千言凝聚一句话,我们爱心永远,永葆这不变初衷,让时代和历史见证吧。再次谢谢有首善之区美誉的所有爱心者。我会沿着慈善路,铿锵有力地走下去!直到走出一道风景线、一片艳阳天!



■ 乡间小路(摄影)

顾振华

陶行知在徐汇的足迹

□ 叶良骏

1931年春,陶行知从日本潜回上海,一年前,他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政被封,他遭通缉后东渡扶桑避难。他在日本考察后得出结论,国力强盛在于“科学昌明”,对日本科学普及教育留下深刻印象。他不顾通缉令未撤销回国,为了发动一场“科学下嫁运动”,他认为,中国科学教育极其落后,老百姓及小孩子没有机会受科学知识教育,对科学几乎一无所知,这正是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。

经黄炎培引荐,他与《申报》总经理史量才建立了联系。史量才请陶行知担任《申报》顾问,为避耳目,陶行知未列入报社职员名单,也不去《申报》办公,但每周必有一两次秘密到史宅商酌报纸革新计划。在永福路123号的史宅,两位志同道合的挚友,为《申报》真正能伸张正义,成为人民的喉舌,常促膝长谈至深夜。

1932年夏,国民党发动了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,史量才与陶行知作了一次深夜长谈,认为《申报》应表示鲜明反内战主张,当场拟定文章要点。当晚,宋庆龄也在场提出修改意见,后由陶行知写成时评《剿匪与选匪》,抨击“攘外必须先安

内”的反动政策。国民党当局大怒,《申报》因此被禁邮35日。年底,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》成立,陶行知、史量才不便公开参加,但筹备、成立期间,宋庆龄常在史公馆与两人见面,一起讲评时局。

史量才理解陶行知“科学救国”的宏愿,出资十万元支持他办“自然学园”。“自然学园”汇集了丁柱中、戴伯韬、董纯才、方与严,还有他长子陶宏等青年才俊,为探寻科学新路而努力。“自然学园”开创时,租了西摩路犹太人房子,后因资金难以为继,搬到租金低廉的法华寺。美国归来的细菌学专家高士其流落上海,生活无着,陶行知请他加入“自然学园”。

高士其得到很好照顾,不仅每天有牛奶面包,每月还有十元补助,他心情舒畅,身体也有了恢复,在陶先生鼓励下,撰写了不少科普著作。陶行知关心大家的生活,但对工作要求很严,他根据各人特长布置写作任务,计划要出三五百本儿童科学丛书,把生物、化学、物理、天文、矿物、数学、农业、生理卫生等都包罗进去,因为“科学要从儿童教起”。法华寺条件简陋,夜晚没有电灯,陶行知带着同事一起到大殿前空地观察星象,争分夺秒创造条件进行各种研究。陶行知和大家住在一起,在暮鼓晨钟声中,最后完成了108册《儿童科学丛书》的出版,开创了我国科普教育之先。

由于种种条件限制,“自然学园”存在的时间不长,陶行知宏大的计划并未完成,后来他还办过“儿童通讯学校”“空中学校”;提倡“玩科学把戏”;计划编写科学教科书,创办科学广播学校等。虽然陶行知的理想并未化为现实,但他为国奋斗的精神,至今依然激励着后人。

三十年代陶行知两次在徐汇,是为《申报》革新和科学普及奔忙,两次都未取得预期效果,但他与徐汇之缘并未结束。1946年7月24日,他为避特务追杀,从法租界胜利饭店转至爱棠新村13号朋友家,25日晨因脑溢血昏厥倒地,抢救无效去世,一颗伟大的灵魂永远留在了徐汇。

陶行知去世地,是上海唯一挂牌的与陶行知有关的老建筑。在徐汇,有陶行知的不少朋友,曾与他并肩战斗,现在他们都在天上团聚了。

不会知道原来徐家汇也有过田园牧歌般的生活。

弄堂的另一头就是徐家汇,而80年代的徐家汇远没有现在的繁华,天钥桥路上有煤饼店和豆浆油条饮食店,现在的第六百货以前只是一座二层小楼,徐家汇公园并不完全由大中华橡胶厂改成,其实还有一片棚户区。

夕阳西下,弄堂人家会飘出《小城故事》的歌声,外婆会牵着我的手,去弹格路弄堂的另一头买大白兔奶糖。邓丽君、弹格路、祖孙俩牵手的剪影构成了我童年唯一一个定格。

然而,生活并不是一条弄堂就能囊括所有,令我深感恐惧的是挤89路公交去奶奶家,现在的统计资料显示,80年代上海公交车每平方米站13人,那时挤公交车是

守望童年的弄堂

□ 毛炜瑛

一项集柔道、武术、瑜伽于一体的综合运动。很多时候不是挤进去的,而是被人流推上车的,八十年代上海人口猛增,道路还是以前六七十年代的老样子,据统计,高峰期公交车时速6.25公里。

日历翻到了90年代,外婆家的那片老城厢开始动迁了,外公外婆为他们的新房规划了一遍又一遍。上海三年大变样!地铁1号线建成通车,内环高架开始施工,公交车终于不那么挤了,有些人开起了小车,上海体育场、东方商厦、徐家汇公园……此时的徐家汇,就像电影中的快进镜头一样——“坐地日行八万里”;弄堂深处的居民小

区完工了,外婆家又搬回了那条弄堂,不同的是,他们告别了弹格路、煤球炉和农田,住上了独门独户的新楼房。

我已是双十年华的少女了,现在轮到外婆的手去弄堂另一头的徐家汇“轧轧闹猛”。不过更多的时候,我选择去外婆家旁边的徐汇区图书馆泡一整天,在鳞次栉比的大商厦中还能保持一股清流,这是我喜欢徐家汇的理由。

又一个双十年过去,徐家汇已经有了三条轨交,更多的文化、体育场馆在徐家汇有了立足之地。而我已经做了妈妈,有时我会带着女儿,开着小车去看外婆,但多数时候,我选择骑车穿过童年的弄堂,40年中弄堂依稀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,只是弄底的外婆却越来越

老,她总是倚门而待,盼望四世同堂的日子能多些再多些。

有次经过弄堂,发现最近弄堂里多了一个修车匠。他的修车工具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,上海人的“头势清爽”说的就是他了;有天傍晚,我自行车坏了,推到他的修车铺,趁他修车的当口,我看到他老婆在准备一些简单的晚饭,孩子在旁边做作业。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,无论是上海的原住民还是外来户,中国人对家的守望总是不变。

修完车我来到弄堂的另一头,此时的徐家汇华灯初上,红男绿女人潮汹涌,40年后的上海,已经不逊于任何国际化大都市。这条弄堂,一头连着40年宏大叙事,一头连着普通人平淡故事,一头链接40年巨变,另一头链接不变的守望。



作为改革开放同龄人,我出生在上海的一户弄堂人家,见证、经历、感受到上海的沧桑巨变;当我站在童年的弄堂,回望来时路,一个时代开启了。

小时候,我和外婆住在一起,外婆家在徐家汇一条弄堂的深处,有三间砖木结构平房,外面用红砖垒起一个鸡棚,往东是一口水井,现在的90后、00后一定想不到,从前上海并非家家都能用上自来水,与井水共生的是农田,春来庄稼拔节生长,菜蝶翩跹,如今徐家汇已成了CBD和时尚地标,步履匆匆的人们